

楚辭通釋卷四

船山遺書四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九章

王逸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壑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沈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洪興祖曰史記云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則九章之作在頃襄時其說是也按離騷之作當懷王之時懷王雖疏遠原而未加竄流之刑其後復悔而聽之欲追

殺張儀而不果原以王不見聽退居漢北猶有望焉故
其辭曲折低回雖有彭咸之志固未有決也言諷而隱
志疑而不激迫頃襄狂惑竄原於江南絕其抒忠之路
且棄故都而遷壽春身之終錮國之必亡無餘望矣決
意自沈而言之無容再隱故九章之詞直而激明而無
諱章者無言不著以告天下後世而白己之心也至於
悲回風之卒章馳神寫歿後之悲思生趣盡而以焄蒿
悽愴之情與日星河嶽互相融結惟貞人志士神遇於
罪微情悅之中非王逸諸人所能盡知者矣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

爲正令五帝以枅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

命咎繇使聽直

枅一作析

惜愛也誦誦讀古訓以致諫也愍與愍同憂恤也抒昏也出心所欲言如昏粟於臼中也正證也證己之得失也五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古帝之明神配五行者六神上下四方之神枅與析同辨也中刑書之要也枅中辨枅事理定爲爰書也嚮對也服事也對質其事理也山川之神備御在列公聽斷也咎繇與皋陶同言己愛君而述古訓以致諫所言之事理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耽忘儼媚以背眾兮待明
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如
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諒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
專惟君而無他兮又眾兆之所讐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
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一本仇讐
下有也字

離羣爲眾所不容也贅餘肉肫音侯恚也儼小慧輕薄
也忘儼媚者慇直而不能同於眾人之巧媚也不變有
諸中者必見諸外無變易也以用也卽迹徵心考言詢
行察貌知情賢姦易辨其則不遠也專壹也惟思也疾
亟也上旣言己之正諫可以質諸鬼神則雖與羣小不

協而君應自知之君若不一其心聽讒而猶豫則眾方
視我如仇讐我且有招禍之道矣此追述未放以前之
情事故自白其忠直之易知以冀君之違眾以鑒己故
明知爲招禍之道而不恤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
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巔
越兮又眾兆之所哈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情沈抑
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佗傺兮又莫察余之
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
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佗傺之煩惑兮中悶瞖之饨饨

一本志哈釋白下各有也
字一本結論作結而論

思念也哈笑也忤徒昆切屯結於心也巔與顛同仆也
承上言忠與人異爲招禍之道然抑念之遇罰而貧賤
非己所恤但徒勤無益祇見笑於小人則有不能甘者
故於諫不聽而又諫之時遲回自念欲言姑止乃忠憤
內積不可強抑則雖逢尤離謗而謇直不可釋若沈默
不言則己心旣不見諒於君而莫白欲自陳己志乃言
之必長不可挈其要以簡陳之言煩而君且厭聽終無
能以自達故兩端交戰於心退而靜默進而號呼皆有
所不可唯煩惑鬱邑而已此述諫而不聽又思再諫時

之情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
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眾口
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羹者而吹鑿兮何不變此
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眾駭遽以離心兮
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申
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
不就

懲於羹者一
作懲熱羹

此託占夢之言見屢諫於同昏之廷必無助己者且有
申生伯鮌之禍己非不知而不能自己也厲神大神之

巫志極謂志所至也旁輔也危獨身孤而危也離異與
儇媚者異也可思者君臣情之不容已不可恃者君不
明也懲羹吹鑿言己以諫而逢尤當緘默以自全釋階
登天無左右近習之援而欲君之信己也曩謂初諫懷
王時若如曩強諫頃襄必怒不異昔也駭遽聞言駭異
不從容繹悅遽加惡怒也極至也同極同有所欲至而
其路相背馳小人亦託於謀國而邪正異趣也此我也
伴助也自有志極以下至此皆占夢之言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
今而知其信然

忽輕也承上占夢而言彼所云作忠造怨吾忽其言爲
不足聽乃復諫不止讒言益張君怒益甚至於遷竄乃
知彼言之果信然前之不然非不知也愛君無已不忍
其遽若此也不幸而九折臂雖成醫何補哉

增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
身而無所

增以絲繫矢尉捕鳥網辟音璧法也娛誘也側身乘閒
而進拯君之危也小人設機張網陷君於危亡或張彊
秦之威以脅之或進偷安之計而餌之已欲側身以入
匡救其危而無從矣

欲值個以干條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
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胖以交痛
兮心鬱結而紆軫

堅志上一
本有蓋字

值個不行貌干求也條往也背在身後膺在身前交痛
進退兩難也紆曲也軫念也言姦佞充斥無能匡救欲
依楚國以居則爲小人之所側目欲出奔他國非無所
往也特忠臣有死無貳故不忍往進退兩難苑結曲念
無可解也

擣木蘭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
日以爲糗芳

矯揉也。繫春也。播揚散之也。糗乾飯不及新熟而食積
畜之也。不能安於國中又不忍奔他國。撞機息牙以自
閔默。芳無人采。摧折之餘。懷以自居而已。此諫而不聽
無從再諫之時。其抑苑有如此者。

恐情質之不信。今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今願曾
思而遠身。

信與伸。同於時已見竄遷。小人且加之以罪。情不可以
不自白。重述昔者所諫之正。不忍不諫之情。與欲再諫
而無從。最芳忍愁終不忍去。故國之心。如上文所云。以
自著。蓋至屈抑其忠愛媚主之忱。伏處遠身。邊有他念。

奈之何讒人之猶不相釋也

惜詞

此章追述進諫之本末言己之所言無愧於幽

明冀君之見諒而終不見用者非徒君之不察實小人
設阱誤國惡其異己而蔽毀之故欲反覆效忠再四思
維知其不可而情難自抑是以終罹於害宗臣無去國
之義吞聲放廢浮沈於羈旅要未嘗一日忘君也離騷
遠遊與此章皆有歸隱之說此章雖作於頃襄之世遷
竄江南之後與彼異時而所述者乃未遷已前屏居漢
北之情事故與彼同而無決於自沈之意於時上官大
夫恐其復用必搆其怨望之語誣以外叛之罪故自表

著其始終所繇與涉江懷沙悲回風諸篇詞旨有異而
抽思篇中所云集漢北望北山者皆述往事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奇珍異也奇服喻其志行之美卽所謂修能也言既老
則作於頃襄之世益明矣

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
長鋏劒也陸離劒光切猶齊也冠高若與雲齊也明月
寶珠被綴也璐美玉以上喻其志行之高遠光潔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與日月兮同光

世雖莫知而所懷者遠大欲以濟世匡君上參虞舜混
一區宇厝國祚於長久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

南夷武陵西南蠻夷今辰沅苗種也旣被遷江南將絕
江水泝湘而西與苗夷雜處誰復有知我者乎

乘鄂渚而反顧兮欵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邸余車
兮方林

鄂渚今江夏欵音哀歎聲緒風相續之風步解駕使散
行也邸閣而懸之不用也方林方邱樹林原旣不用退

居漢北至是遷竄江南故乘車而東南行至於江夏山
川相繆車不可行將舍車登舟而南今北往襄德者自
漢口陸行舟車各從所便也既至鄂渚登黃鵠之磯而
西北望時方秋冬風自西北來臨風回眺故國杳在天
西矣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
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
遠之何傷

作其

舲小舟榜櫂也言吳榜者未詳擊汰楫入水擊波上濺
也容與不進沅水灘高舟不易上也回水磯上逆流凝

滯不行也枉渚在武陵西辰水出辰溪至普市入沅水
北曰陽原自江夏往辰陽絕江而南至洞庭乃西泝沅
水而上洞庭九派湘水爲其正支涉洞庭則涉湘矣故
前云濟湘此云上沅不相悖

入澱浦余儻惘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
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
兮雲菲菲而承宇

援狹上一
本有乃字

沅西之地與黔粵相接山高林深四時多雨雲嵐垂地
簷宇若出其上江北之人習居曠敞之野初至於此風
景幽慘不能無感況被讒失志之遷客其何堪此乎